

弗斯特上校服罪了

羅傑·瓦揚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弗斯特上校服罪了

五幕劇

法國 羅傑·瓦揚著

齊放譯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 208

字數 76 千

弗斯特上校服罪了

著 者 羅 傑 · 瓦 揚

譯 者 齊 放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京1-15000
定價4.000元

一九五三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Roger Vailland

Le Colonel Foster Plaidera Coupable

Les Éditions Françaises Réunies, Paris, 1952.

獻給

在這幾個星期內，一起工作，並肩作戰，

使我愛如兄弟的

路易·達甘。

一九五二年五月三十日

瓦揚和他的戲劇

拉夫列尼約夫

瓦揚的青年時代是在法國一個最古老的城市蘭斯度過的。他是受了法國古典文學傳統教育的法國青年知識分子。他是瀾波①，勞特雷蒙和阿波里內爾②的熱烈的崇拜者。瓦揚最初的文學道路是和超現實主義連結在一起的。這個時期他純粹爲了文學的興趣而寫作，他脫離政治，脫離現實，脫離戰前年代法國人民經歷的那種生活中生動火熱的鬥爭和矛盾。瓦揚成年時候——三十二歲——看到了二次世界大戰中法國遭受的悲劇，法西斯匪徒佔領祖國的無情的現實，苦役，對於法國人民民族尊嚴的日常的侮辱，和統治集團把祖國投到希特勒獸蹄之下的賣國行爲使他不能不心情激動。德國秘密警察的獸性，集中營的慘象，法國愛國志士的犧牲，納粹強迫加諸法國青年的勞役——這一

① 瀾波 (Arthur Rimbaud, 一八五四—一九一一年)，法國象徵派詩人。——譯者註。

② 勞特雷蒙 (Lautréumont, 一八四六—一七〇年)，阿波里內爾 (Guillaume Apollinaire, 一八八〇—一九一八年)，初爲法國超現實主義作家，後來傾向現實主義。——譯者註。

切動搖了瓦揚對於「純藝術」工作者立場的正確性的信念，這種「純藝術」就是脫離生活，脫離現實，脫離人民及其爭取祖國自由，榮譽與獨立的鬥爭的藝術。納粹超人的劊子手，焚屍爐，毒瓦斯室和人皮燈罩使瓦揚懷疑起「超人」與「超現實主義」的品質了。瓦揚和那些大多數跪伏在佔領者面前成了法國內奸的超現實主義者是不同的，他積極地參加了法國的抗德運動。但是他對於複雜的政治情況缺乏深刻的瞭解，所以他沒有立刻走上正確的道路。

英美「解放」法國之後，瓦揚在盟軍總部當戰地記者。在這兒他當然遇到許多戴着「解放者」面具的新的佔領者。他看到美國兵在盟國的國土裏像在被征服國家一樣的那種蠻橫的行爲，他也看到忽然出頭露面，把法國零整出賣的從前的維琪分子和半維琪分子的老奸巨猾的政客那種在新主子面前的奴顏婢膝的醜態。

一九四六年，瓦揚的第一本小說奇妙的遊戲出版了，這本小說相當濃厚地表現了戰時的幻想。由於這本小說，他得了法國的一種文學獎金——「協約」獎金。

但是他批判地分析了他的生活經驗，他在意識裏跟戰後官方法國的決裂已經成熟了。所以過了兩年，他出了一本反對他從前的文學界的同路人的尖銳辯論性的書——反革命的超現實主義。資產階級的批評界警惕起來。他的新小說惡行證明他更左傾了，資產階

級的批評界對於這本小說隻字不提。不過這兒需要公正地指出，瓦揚這本小說是不成功的。這本小玩意，自然主義的場面太多了，而且它宣傳用簡樸，拒絕文化，過起『單純的生活來實現道德上的完善這種天真而有害的思想』。

一九五〇年，瓦揚第一次作為劇作家出版了戲劇海路易斯與阿貝萊爾。這個劇本雖然十分辛辣地暴露了教權派的偽善，資產階級報紙仍大加讚揚。它們想用『古典的情節』這種讚語使他恢復從前的文學立場，資產階級批評界估計可以用讚揚引誘瓦揚走上『得救之路』。但是後來瓦揚的名叫手穩眼準的一本小說推翻了這種估計。瓦揚想在這本小說裏創造一個正面的共產黨人的形象。一年以後他又出了一本小說一個孤獨的青年，瓦揚在這本小說裏描寫一個資產階級出身的人走上工人階級立場的艱難曲折的道路。

除了這本小說，瓦揚同時由於感受美國在朝鮮的血腥挑釁的新鮮印象，寫了弗斯特上校服罪了，這個劇本在馬歇爾化的法國統治集團裏引起了原子彈爆炸似的影響。作者熟悉美國『解放者』的性格及其他材料，所以這個劇本是對美帝國主義者的怒吼和耳光，這是腐朽的『薩特化』的法國文學界的真正的突出事件。瓦揚一年多找不到上演這個劇本的地方。後來在共產黨人——導演路易·達甘協助之下，昂比古戲院才答應上演。瓦揚和達甘密切合作，把最初的文學劇本大加修改，成為舞台劇本。

法國政府遵照美國佔領者的指示，下令禁止這個劇本上演。

比內政府，美國流氓盜匪的徒子徒孫，巴黎警察局長倍羅，以及在戲院裏搗亂的法西斯惡棍的挑釁行為引起了普遍的憤怒，這種憤怒表現在出乎美國的傀儡意料之外的，不愉快的事件上。

法國全國作家委員會，文學藝術工作者——其中甚至有著名的抱着反動觀點的人，提出抗議，反對禁演。教授、學生、職員、巴黎各企業的工人也提出抗議。不但在巴黎，在法國各地都掀起了抗議壓制思想的大風浪；甚至瓦揚以加入法國共產黨來回答美國走狗的挑釁的卑鄙的手段，同時也證明了瓦揚跟『二百家』的法國及其向華爾街賣身投靠的政府和法西斯化的文學完全徹底地決裂了。

這個劇本為什麼惹起法國當局的狂怒呢？它為什麼下令禁演呢？

首先是因為正在巴黎用堂皇的『二十世紀的創造』的幌子宣揚『大西洋文明』的成就的時候，這個劇本給了大西洋彼岸的發號施令者一個響亮的耳光。

● 薩特 (Jean-Paul Sartre, 生於一九〇五年)，現代法國作家，在西歐文學界形成一個所謂『存在主義』的反動的流派。薩特本人最近已有轉變，參加了和平運動。——譯者註。

瘟疫將軍李奇微要從美國到巴黎去訪問的時候，杜魯門的『最偉大的文化成就』就連到巴黎了。電影明星，爵士樂隊，把世界古典文學名著按照美國方式縮編的連環圖畫，拙劣的美國畫家作的空洞淫穢的繪畫，成噸的可口可樂。

弗斯特上校服罪了可以猛烈地打擾李奇微和他的主子們的『纖弱的』情感。

第二，瓦揚大胆揭露美國殖民者在朝鮮的暴行——在法國也有十分類似的暴行——的真相的正直英勇的聲音，不但給了美國政府一個嘴巴，也給了毫無自尊心和愛國心的法國政府一個嘴巴。

皮埃爾·古爾塔得 (Pierre Goutade) 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一日的人道報上給瓦揚這個劇本和他的勇敢作了正確的評價。古爾塔得寫道：『倘若我們想起來瓦揚從前的劇本海路易斯與阿貝萊爾是近幾年來最大的成就，我們就該承認這個爲了真理的鬥爭，毫不躊躇地犧牲了這種所謂「成就」的人的勇敢。官方的批評和劇院經理認爲這是「宣傳劇」，驚惶地加以排斥，其實早爲人所共知，宣傳劇就是實實在在地表現共產黨人的愛國精神和美國匪軍的胡作非爲的戲劇。』

法國共產黨政治局委員萊蒙·吉奧 (Raymond Guyot) 說，瓦揚這個劇本有助於法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與和平的鬥爭。

資產階級左派批評家弗朗西斯·克萊米耶 (François Crémieu) 指出，當某些法國作家沒有決心公開出來反對出賣法國民族利益和煽動戰爭，而用『古老的』情節掩蓋自己的思想時候，瓦揚使自己和戲劇向前邁了一大步，他拋掉了服裝，公開以工人階級的同盟者，和平的保衛者的姿態出現了。

瓦揚的這個戲劇是勇敢的，天才的，正直的作品。瓦揚把弗斯特上校和麥克阿蘭中尉——這類企圖強把美國生活方式搬到世界各地的，華爾街狂妄的『統治世界』政策的典型代表者的形象，寫得很鮮明而且富於說服力。這些二十世紀的野人的行動是基於公然無恥的侵略，掠奪和搶劫的原則的。他們對於別國人民的行為是由那些相信美國的『神聖使命』，相信別國人民一定心甘情願把脖子伸進美國軛具裏的流氓無賴的蠻橫的自負所決定的。但是，他們碰到別國人民的憎恨和鄙視的時候，他們就像瘋狗一樣，凡是不順從他們的，他們就撲上去。站在他們那邊的只剩下人民的垃圾——剝削者，壓迫者，一小撮出賣靈魂的世界主義者。這種孤立是侵略者的弱點。侵略者就在這種孤立中碰到了人民有組織的，羣衆性的英勇抵抗。

劇中朝鮮共產黨員馬上道說明了朝鮮人民對美國『恩人』的態度：『在沒有把侵略者打跑以前，是不可能同他們作什麼辯論的。』這是這個劇本的基本思想，這是任何國

家的人民一致行動的思想。

人道報上的一篇文章正確地指出：「李奇微駐在的魯維謝尼司令部與弗斯特上校的萊莉指揮所之間只有這樣一種差別——我們法國人沒有可能避免朝鮮戰爭的災難，純樸的人們的反抗還有可能逼迫匪徒們放下武器。」

瓦揚的這個勇敢夫說的戲劇引起蘇聯讀者 and 觀眾的極大的注意，這個戲劇不僅是藝術作品，而且是法國共產黨員作家貝登壯大的戰鬥趨勢的指標，這些黨員作家裏已有路易·阿拉貢、安德列·斯梯，讓·拉斐應這些光輝英勇的名字了。弗斯特上校服罪了的出現證明美國人想把曾將雨果和巴爾扎克、莫泊桑和法朗士獻給全世界的法國文學加以腐蝕和殖民地化的希望破產了。抗議的種籽成熟了。

（原文載蘇聯旗一九五二年第八期）

朱葆光譯

序

我們是生活在一個悲劇的時代，爲什麼我們不就寫悲劇呢？

我們的時代是危險地向一個山脊前進。我們是不是要墜入全面戰爭的無底洞裏？人類的世界，連同我們在征服自然當中所獲得的燦爛果實，連同我們的文化在追求富足以及兄弟般的友誼的分配當中，在追求智慧，友愛，美好當中所獲得的燦爛果實——這一切是否將要在凝固汽油彈，原子戰與細菌戰中毀滅呢？生命的脈搏是否就要在地球上停止了？

或者相反的，我們是否將爲在更多區域贏得全面和平，因而加強了正在互相尋求的各民族間的牢不可破的友誼，永遠地打倒了窮困與戰爭，把重歸於好的各民族的努力結合起來，而走向全人類幸福的建設呢？

這就是我們生活在其中的悲劇。爲了表演給那些迷路的人民看，爲了教育那些人民，使他們認清那必需的鬥爭，爲了消滅那些窺視着我們的社會，想要毀壞我們的社會的那些兇惡勢力，有沒有作家來寫這個悲劇呢？

所有的悲劇都是一個戰鬥行動。在創立悲劇的希臘民族中就是這樣的。這個戰鬥就是反對那些似乎難以逃避的惡勢力的戰鬥。這種惡勢力之所以像是不可避免，只是因為人類認為它是那樣的。因為人類缺乏明確的認識和勇氣。希臘的悲劇詩人向他的人民講話，把古來英雄們反對命運的鬥爭表演給他的市民們看，其目的正是不多不少地在發動他的同胞們去爭取達到智慧、興奮、勇敢的境界。到那時每個人就都會全面地認清楚人類是能夠戰勝命運的，認清楚那反抗而被吊死的安提戈涅在我們心中所燃起來的是生命與快樂呼喊的火焰，認明那被羣神戰敗但又如同一座不可磨蝕的堅固的鐵壁屹然而起的俄狄浦斯，是會叫那些最敵視我們人類的神靈們，爲了還要作神就不得不在最後向人類高貴的品德降服的。

希臘的悲劇——用着神話的語言來講，因為那是那個時代的語言——是人類爭取最完善的作人之道的行動，是肯定了人類能夠制服他們從前所認為無法逃避的惡勢力的行動；那些惡勢力的規律，他們從前是不知道的，現在才突然發現，因而看出這些規律正可以爲了他們本身的生活而加以利用，並且也正是他們自己光明前途的規律。

現代的悲劇再也用不着神話的語言了。在羅傑·瓦揚的著作中，悲劇是在直接說着現實的語言，說着窮困與戰爭的語言。現實，窮困與戰爭是在相互地因果着，而我們爲

了保護我們的生命就必須每日同它們作鬥爭。

羅傑·瓦揚的悲劇是作者的一個戰鬥行動。他藉着他劇中人物的聲音與感情向受威脅的人們講話，向我們每個人講話。這個行動在我們的心中闡明並且鞏固了我們痛恨戰爭與必須打倒戰爭的理由。這個悲劇的目的是要把聚集在一起來看這個戲的觀眾發動起來去作一個鬥爭。而這個鬥爭是有關我們整體的，有關我們實際的現世生活的。現世生活是我們唯一能夠掌握的生活，現世生活也正是唯一能夠使我們的幸福自尊地創造起來的生活。這裏面關係着我們的生命，關係着我們所愛的人們的生命。

從羅傑·瓦揚劇中的人物那裏我們可以學習如何戰勝險惡。我們就是白姬，我們就是馬上道，我們就是那些在這個唯一的正義的戰爭中的英雄們和被犧牲的人們，而這個戰爭是要把自由歸還給人類的戰爭；我們同這些劇中人物如同生了根似的站在一起，超越了死亡，熱愛着正義，熱愛着人類的自由，預料明天這個正義與自由一定會在朝鮮的土地上成為真正的統治者。我們也是弗斯特上校，那個誠實的人，忠勇的軍人，在那個不公正的，侵略與屠殺性的戰爭中迷了路。但是當他認明了他的罪行，當白姬的聲音叫着他的名字，而這個嚴厲的聲音在他心中號召他死是必需的時候，他就驟然回答說他服罪了。

登場人物（以出場先後爲序）

弗斯特上校（弗）。

巴格奈爾中士（巴）。

美國士兵。

老崔。

喬依（喬）。

吉米·麥克阿蘭中尉（吉）。

金鋼刀（金）。

金白姬（白）。

馬上道（馬）。

竊賊甲。

竊賊乙。

南朝鮮警察。

西奇扣克上校（西）。

傑克·杜勒斯（傑）。

遊擊隊員甲。

遊擊隊長。

遊擊隊員乙。

佈景

一個朝鮮紳士西式住宅的大客廳，寬大的玻璃門，開向一座陽台。是在樓上，那陽台有梯可通下面外院。台前右側，同正面左側，有門通往室。

美軍的指揮所才搬到這裏來，非常雜亂。一個無線電收發電台，它的天線搭在客廳當中的吊燈上，從陽台出去。

在一個立着的大畫架上，放着一幅戰區的放大軍用地圖。

由陽台遠望，是一片山景，近處是一座廟宇的屋頂。

第一幕

第一場

弗斯特上校，士兵喬依，巴格奈爾中士，老崔，一個士兵。

幕啓，弗斯特上校在放大的車用地圖上畫出 A，B，C，D，E，F……各個小據點。

老崔把許多沙土袋搬到陽台上來，一個美國士兵又把這些沙土袋圍成一架機關槍堆了起來。

巴格奈爾吹着口哨，正在修理電台。這座電台從外形看來顯然是胡亂修理過的。

弗斯特穿過舞台，從他的皮包裏拿出一張他的女人和兒女們的照片，他把它掛在牆上。

喬依搬來一架行軍床，按照弗斯特的指示，把床安放在屋的一角。

喬：弗斯特上校，這兩個孩子真漂亮呀！

弗：這是我的孩子，喬依，男的要進大學啦，女的在我們上船出發的頭天晚上也訂了婚啦。

喬：這位女人的樣子也很神氣啊，弗斯特上校。

弗：這是他們的母親，一個真正的美國女人，世界上最正直的女人。在聖誕節我們就要